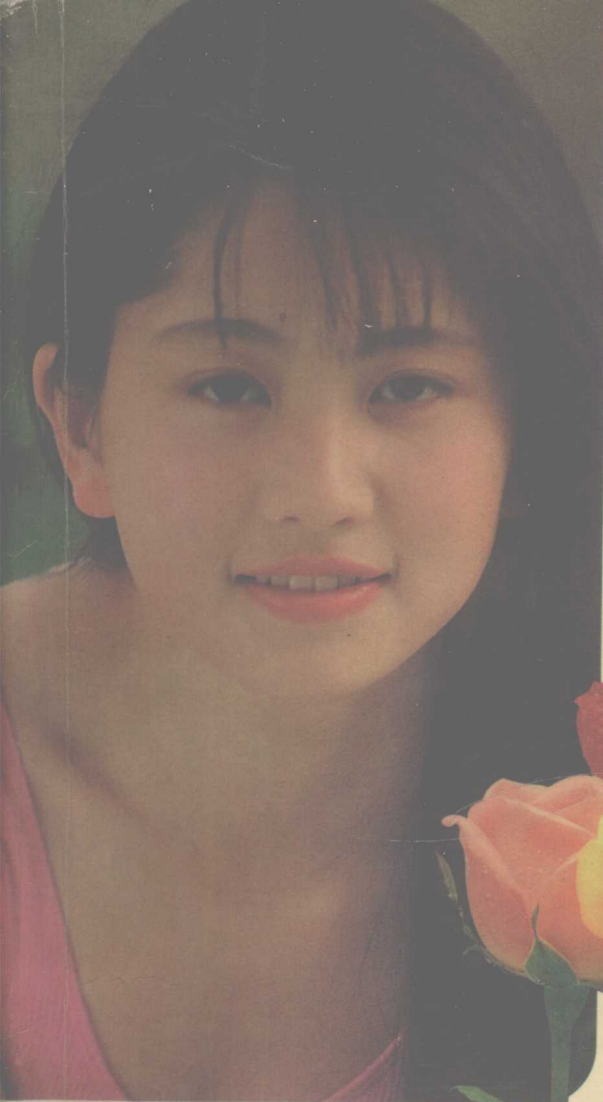




红尘系列
台湾沈亚作品集

HONG CHEN XI LIE

旋舞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I247.5
4028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旋
舞

旋 舞

沈 亚/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沈亚和她的爱情小说

(代序)

阡陌

沈亚与席绢、于晴一样，都是阡陌引荐给广大读者朋友的。照说沈亚是先于其他两位在台湾走红的，而在大陆，走红的程度比起席绢和于晴，却显然没有到位。究其原因，大约是首次出版沈亚著作的北岳文艺出版社，缺乏出版言情小说的传统和经验，不但宣传不够，而且不注意装帧设计，甚至有些粗制滥造。尽管如此，沈亚的书销售竟还不差，有了不少热心读者，阡陌也因此常常收到读者来信，了解何时再有沈亚新书出版，为此，阡陌果断地向江苏文艺出版社推荐沈亚的第三套书，希望能向读者有个好的交代。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出版爱情小说方面确实是有其传统风格和审美要求的。此外，读者对江苏文艺出版社有着一种信任感，因为他们不出伪劣冒牌的书。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这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生辰，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大陆首获版权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第一套十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集，近期又获得版权，继推出席绢作品系列后，接着推出沈亚最带代表性的作品系列。这里推出的是沈亚的第三套书，包括她95年的一部份新作。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

这一作品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冤家》、《坏脾气女郎》、《旋舞》等等。以前出版的《梦中的梦中的梦》、《等待在河的彼岸》、《太阳神之怒》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冤家》是一部“轻喜剧式爱情小说”描写三个生活经历坎坷的青春女性的爱情生活，三个人来自不同家庭，却又都是偷儿，还过两个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手，一个是离家出走暂时受窘的“小偷”富家女水平。他们遇见了两个保安人员，偏偏要偷的又是水平的父亲开设的公司。在这种特殊关系、特殊情感中发生了一连串特殊的故事。沈亚写的是台湾失足青年在爱的帮助下走向新生的故事，那是一种没有强权压制，没有说教的爱的陶冶下的涅槃。

《坏脾气女郎》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该书以写人见长，书中无论主次角个个性格鲜明，坏脾气女郎凌飞扬刚烈火爆，妹妹凌锐月的柔弱内向，殷海宽的忠诚刚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矛盾冲突十分尖锐，依着高尔基的名言“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整部书复杂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强烈冲突而起的，又在激烈的冲突中展现了人物鲜明的性格。在沈亚笔下情节起伏跌宕，故事大开大阖，沈亚的笔挥洒自如，间或有商战硝烟飘出，时而有花香月影婆娑，粗狂处令人

心胸开阔，细腻处让你情感随之缠绵。情节组合切接恰到好处，技巧纯熟可见一斑。

《旋舞》是另一种写法，人物在不同场景中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读者会以为这是双重人格，其实这是沈亚的一种新尝试，她努力表现的人格立体化，也是我们常说的人物性格多侧面，这一部书似乎要深奥得多，读起来难理解些，不象其他书那样明白易懂。

第二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故事性极强的，糅爱情、侦破甚或暴力为一体的新动作型爱情小说。

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与她的其它几部作品，如《火神之舞》、《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等，是贯串的。例如在《狩猎情人》中出现的人物林奇、魏吉儿、林磊、潘亚迪、林捷等。有的是《银翼天使》的主角（林奇、魏吉儿），有的是《失落的羽翼》的主角（林磊、潘亚迪），有的是《火神之舞》的主角（林捷、汪维德）。这一类型作品的总的特点是戏剧性比较强，发挥了作者高度的想像力，虽也谈情说爱，但那是附丽在复杂暴力斗争上的饰物，整个小说读来如同惊险小说。

《狩猎情人》描写的是某沙漠一个名叫拉斯基的王国，国王西沙把民主引进了这个国家，功成身退，让位于族弟达尼埃，达掌权以后清洗了前任内阁，重新复辟

独裁，并要将长期以来在经济上支持西沙的美国林氏集团铲除掉，达尼埃绑架了林氏集团吉儿，并准备将西沙暗杀掉。林氏集团保护了西沙，并协助他粉碎了达尼埃的暗杀阴谋，重新返国掌权，还拉斯基国以民主。作品糅推理、侦破、爱情于一炉，使你坠入迷宫，牵着你的心，一步步进入深渊，又一步步登上高山，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故事快速的推进，使人应接不暇。情绪的烘托、氛围的渲染都十分强烈。

而主人翁的爱情结合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在曲折复杂的矛盾中得到了发展。那种爱尤其叫人回肠荡气。

沈亚在创作这一类作品时除了动作性强外，还更多地动用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手法来推进故事，演绎人物。

她的语言精炼、准确，没有冗句，也许这是她当过电视编剧的原因。她的作品在情节上很少有漏洞，结构致密，布局合理，张弛有度。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的发展、解决都较理性化，相对来说爱的感受、爱的体验、爱的触觉，往往被激烈的冲突所掩盖，使读者来不及去体味。这也是沈亚作品与席绢、于晴的不同之处。

这一作品集中还有沈亚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

爱情小说。《梦幻未世纪》、《翩梦录》、《魔羯奥非斯》、《妖精新娘》等。

沈亚把人的心魔具像化，在她的作品中出现的“妖精”，那托身斑蝶的妖精演化为人形，到人间寻找真正的爱，揭示了人间的种种丑恶。看似荒诞，其实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意像，通过魔幻来讽喻人生，鞭笞丑恶。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紧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笔者所言，哪就要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群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盖面要超出上面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楔 子

经常在东北角一带钓鱼的钓友们都知道他。

他总在秋末近冬的深夜里出现，伫立在最高、最接近大海的岩石上，久久不离去。

他总是站在那里，在惊涛骇浪中站上一夜，没有人知道他在缅怀些什么，或哀悼些什么。

暴雨滂沱中也有人担心过他，在那里已不知有多少条生命被无情地吞噬，但是——

如果你曾看过那样深沉痛楚的眼——

如果你也曾心痛过、心碎过——

那么你只会转身悄然离去，交错在他脸上的不管是泪还是雨，都不会伸手拭去它。

他们都在臆测他到底在这里失去过什么？

一个挚爱的妻子或孩子？一个爱侣或兄弟？

不管那是什么，都无法被取代。

人的一生中有太多东西无法取代，无法重来，无法遗忘——即使再多的爱。

海石上的男人，他们这样唤他。

1

海石上的男人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掬在手心的 是来自异城的一瓢孤水

他们问我 为何而来

我为一瓢 失去温度的孤水而来

或许那曾在多年前 为你涤去幽伤

一瓢孤水的挣扎 温柔而野性地

你踏水而去 温柔而野性地 再不复回返

他们问我 为何而来

我为你 为你 温柔而野性的你

踏水而去的你 再不复回返 失去我的你

一瓢孤水的呐喊 澎湃而在浪

不要再问我 为何而来

失去你的我 已没有原由

已没有尽头

已不能细说从头

澎湃 啊 澎湃

我没有言语

我没有泪水

我没有记忆

我只是一瓢 没有来处的孤水 一瓢孤水

可是——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曾经沧海

——难为水

“你不明白！你这个大白痴！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她醉眼迷蒙地嚷着，朝她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吼叫：

“我才不要当任何的替身！我就是我！我叫辛亚蔻！永远不会变的！”

“没有人叫你变。”银欢咕哝着，和梦夜交换了无奈的眼神：“叫你不要带她来唱歌吧！”

褚梦夜摊摊手：“她需要发泄一下，要不然下次我们大概得到精神病院去看她了。”

“我才没有醉！”亚蔻叫嚷着夺下麦克风，荧幕上放着“岁月的酒”：“岁月的酒，你只能喝一杯……”

那喑哑略带苦涩哀怨的声音如泣如诉——

“他怎么还没来？”银欢仰躺在沙发上哀叹：“他再不来，这里恐怕真会被她给拆了！”

梦夜望着亚蔻，心中有无限黯然！她原本是那么地快乐，那么地有自信，生机盎然！可是自从她下嫁石磊之后一切都变了！

石磊是个好男人，可是他没有给她幸福，没有给她快乐——

包厢的门被打开，石磊高大的身影在门口出现：“她又喝醉了？”

“你看呢？”银欢指指正唱得声嘶力竭的亚蔻：“你再不带她回去，她会在这里夷为平地！”

“……这一生你爱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最后还在你身边……”

他沉默地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妻子，阴影中看不清他的表情，石磊有双深沉忧郁的眼——

梦夜移到他的身边：“当初你答应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这是句直述句，不带任何责备的意思，但由她的口中说出来却是那么地具有震撼效果！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了她一眼，那一眼之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歉意——

“我唱完了！来宾请掌声鼓励！”亚蕊叫着，抬起眼朝丈夫微微一笑：“我唱得好不好？”

他上前拿下她的麦克风温柔地扶着她：“很好，我带你回家好吗？”

“不好！我从来没听过你唱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吗？”她靠着含糊不清地说着：“你至少应该唱首情歌给你的老婆听吧？”

“我们回去吧！”他扶着她站起来。

“不要！不要！”她挣扎着咕哝：“梦夜！你看！他连歌都不唱给我听！”

银欢将她的外套和皮包全塞在她的手上：“下次吧！”

他现在就算唱了，你也搞不清楚他在唱些什么了！”

“我不要回去！”他仍和他强有力的手臂奋战着不肯出去。

石磊沉默地一把抱起她往外走——

“你是坏人！”她大叫。

“亚蔻，回去吧！”梦夜轻轻地替她拢拢那一头俏丽的短发：“我们会再找你的。”

“可不可以不要？”他在他的怀中可怜兮兮地说着，睁着迷蒙的大眼：“我到你家去好不好？梦夜……”

“我们先走了。”石磊面无表情地抱着她走了出去，而她隐约地啜泣了起来……

门关上后电视荧幕上放映着悲伤的情歌——

“她真的不幸福对不对？”银欢有些黯然地开口：“看她那样子我心里好难过！”

梦夜沉默了一会儿：“那是我们无法插手的事，亚蔻很爱他，而他应该也是的，只是……”

“只是有些阴魂是无法驱散的。”她叹息：“难道就看着他们这样下去？一个那么幸福的开始，却有一个这么不快乐的结局——”

“过程。”她摇摇头纠正：“不快乐的只是过程！我们

只能这样希望，这样相信！”

她睡着了，颊上却仍残留泪痕，那紧紧蹙着的双眉显示了她那极不快乐的内心！

他静静地望着她，轻轻伸手拭去她脸上的泪迹，揉弄着她短短的发，他微微黯然……

是他让她不快乐的，他曾允诺过将让她幸福快乐，但他却没有做到，结婚还不到一年，他已令她需要用酒精来寻求发泄！

她曾是个那般活泼亮丽的女子，而今却憔悴了！

如何为自己寻找理由？

难道他的感情真的已经死去了吗？

他燃起一枝烟坐在床畔静静凝视着她。

她努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讨他的欢心，努力扮出快乐的笑容来假装她是一个快乐的妻子，可是她也总在以为他不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悲伤落泪——

他到底该怎么办？他不想失去她，不想见她日益憔悴，在他的怀中一天天的凋零，但他也无法改变过去，无法——

他无法忘了过去的一切，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石磊……”

他一愣，她翻个身哭了起来，那努力抑制却仍无法隐藏的泪水将他的心纠结在一起，紧紧扭绞！

“亚蔻……”他温柔地安抚着她：“我在这里。”

她在睡梦中哭泣，逃避着某种不知名的梦魇。

他轻轻上床拥住她：“不要再哭了！”他温柔地拍着她的背喃喃自语：“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再哭泣？”

她栖在他的怀中，像个孩子般地抓着他的手哽咽着，无论如何也不放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寻得一些安全感！

他柔柔地吻着她：“乖，睡吧！我就在这里。”

而她似乎感受到了，轻轻地停止了啜泣，仍紧紧地偎着他，终于沉入安稳的梦中——她总爱抱着他，握着他的手说梦话，而今他却再不曾听到那些令他心疼的话语。

他无措而且茫然地睁着眼到天亮。

“梦夜？”

穿着白袍正在工作的她回过头来：“亚蔻？你怎么来

了？”

她从外面探进头来，孩子气地吐吐舌头：“来负荆请罪和请你吃饭的！”

梦夜微微一笑：“你等我一下。”她脱下衣服抓起外套和她走到实验室外：“酒醒了？”

亚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当然醒啦！”

她轻轻拍拍她的肩：“爱喝吧！看你的眼睛肿成这个样子，就知道昨天回去一定又哭得天翻地覆对不对？”

“哪有！”她嚷了起来，想了一想又有些心虚只好噤着：“呃……我忘了，可能有吧……”

走出公司大门，梦夜带着她到一家小咖啡厅里坐下，沉思着凝视她的眼。

辛亚蔻叹口气：“别再看了！再看我的眼睛也不会突然消肿的！”

“我和银欢都很担心你。”

“我知道，刚刚出来之前已经和她通过电话了。”她微微苦笑：“银欢那没良心的女人又海K我一顿！”

“应该的。”她看了看菜单：“你知道你昨天说了些什么吗？”

“大部分都知道。”她咕哝：“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喝醉